

我在东北
当警察
系列

程琳 / 著

香水

当警察和罪犯都用
同一种香水时……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CO., LTD.

「我在东北当警察」系列

香水

程琳一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香水 / 程琳著. —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
2019.3

ISBN 978-7-5594-2365-8

I. ①香… II. ①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30885号

书 名 香 水

著 者 程 琳

责任编辑 孙金荣

特约编辑 张 丽

责任校对 张婉宜

封面设计 王超男

版面设计 李 亚
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

开 本 70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
印 张 21.5

字 数 265千字

版 次 2019年3月第1版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2365-8

定 价 45.00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

第一章 / 001

宋建从苏岩的腰里解下了手枪，顶上子弹，冲着苏岩的脑袋扣动了扳机。
枪没响！

第二章 / 033

郝飞嘴上说没问题，心里却觉得问题很大。
一个人民警察竟然公开让一个开妓院的找小姐！

第三章 / 072

苏岩说：“郝飞的夜总会有什么不一样吗？”
唐玉说：“郝飞不给我们下任务，这点很不一样。”
苏岩说：“你是说，郝飞根本不在乎你们能否给他创造利润？”

第四章 / 112

苏岩下意识地扣动了扳机！但枪没响。
当盛斌拽出刀再次刺向苏岩时，高军的枪响了。

第五章 / 146

盛斌的血和苏岩的血流在了一起，苏岩极有可能被盛斌感染了艾滋病病毒！
苏岩决定做个检查，他开车来到医院，把车停好后，忽然犹豫起来。

第六章 / 185

牛东新双手哆嗦地翻看着报告书。
这么正规的检验报告，加上苏岩严峻的表情，谁都得确信无疑了。

第七章 / 220

所有的怀疑全都落空了……
苏岩急了。难道他真的冤枉了郝飞？

第八章 / 255

袁晓刚说：“叶娜总给我打电话，问钟骅是不是抓到了，这种电话打了有快一年，可两个月前她突然不打了。你们说怪不怪？”

第九章 / 295

罗杨慢慢地吸着烟，静静地等着苏岩。
这是罗杨最后一个问题，也是他认为苏岩无法回答的问题，这个问题将让苏岩的本来面目彻底地暴露无遗。

- 1 -

苏岩长得白白净净文质彬彬，看着不太像警察。滕锁荣和宋建选择作案目标时，很自然就把苏岩锁定了。他们俩判断，这个长得像个书生似的警察不是刑警队治安科玩枪杆子的，应该是公安局里政治处秘书科耍笔杆子的。所以，他们俩大白天就跟在苏岩的后面，准备抢劫他的手枪。

滕锁荣和宋建跟在身后，苏岩还真注意到了，但没往心里去。因为他觉得那两个人长得满脸憨厚。

但就是这两个面容憨厚的抢劫犯给了苏岩一个措手不及。

宋建距离苏岩还有三米远，就用板砖糊在了苏岩的头上。

只一下，苏岩就趴在了地上。

宋建从苏岩的腰里解下了手枪，顶上子弹，冲着苏岩的脑袋扣动了扳机。

没响！

咋回事儿？

滕锁荣拿过手枪也对着苏岩的脑袋开了一枪，还是没响。

他们俩糊涂了。

是真糊涂了！

没响就没响呗！拿着枪赶快跑呀。可他俩为了搞清枪为什么不响，竟然把苏岩捅咕醒了。

苏岩睁开眼睛看了看形势，立刻清楚了自己目前的处境。刚才他被这两个长相憨厚的罪犯蒙蔽了双眼，现在他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为了让他们俩放松警惕，苏岩开始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表演。宋建、滕锁荣乐得哈哈大笑，他们还没见过这么窝囊的警察。

宋建问苏岩：“你在公安局干什么？”

苏岩说：“我……是秘书科写材料的！”

宋建对公安局内部有所了解：“秘书科的不是不配枪吗？”

苏岩说：“这是刑警队不要的废枪！我花400块钱买的。”

宋建说：“你买个废枪干毛？”

苏岩哽咽着说：“我拿来吓唬人！”

滕锁荣说：“有你这么吓唬人的吗？”

宋建还问：“那这个枪能不能修好？”

苏岩说：“我不知道。我一次也没用过。”

苏岩的眼泪和鼻涕淌了一脸。

滕锁荣说：“头一次见到你这样的警察！”苏岩解释说：“我……刚上班没几天。”他脸上湿乎乎的，不停用袖角擦着。宋建拿着枪摆弄着，他的注意力放在了枪上。滕锁荣的注意力则放在了苏岩的脸上。真好玩！这些年，他总是挨警察欺负，哪见过警察会这个熊样。

两个人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到没用的地方之后，苏岩突然翻身跳起来，从宋建的手里把手枪夺了回来。两个家伙吓了一跳。但苏岩还是傻呵呵的。他说：“这个枪虽然是废枪，那我也不能给你们。要不然，我回去领导该批评我了。”见苏岩这么说，滕锁荣又哈哈大笑起来。因为都这样了，不可

能会让苏岩活着回去。宋建感觉不对劲儿了。他问苏岩：“你这个枪到底坏没坏？”

苏岩说：“那我得试试。”

这支枪有个毛病，撞针击打弹壳的位置有些偏离，顶上子弹击发时，必须要压一下击锤才能打响。苏岩到技术科修了两次也没修好。修枪的张工才毕业，有点不好意思了。苏岩当时在心里还骂他是傻 × 笨蛋呢！现在苏岩心想，谢天谢地，多亏张工没修好自己的枪！

苏岩压了一下击锤，冲天扣动了扳机。

枪响了，苏岩假装吓得差点儿没把枪扔了，滕锁荣和宋建是真吓坏了。

苏岩说：“你们别害怕。只要你们俩听话跟我回去，我就不伤害你们。”

宋建说：“你是秘书科的吗？”

苏岩说：“我过去在秘书科待过，现在我调到刑警队了。”

滕锁荣说：“你叫什么名？”

苏岩说：“我叫苏岩哪！”

两个人的表情挺复杂。他们早就听说过苏岩，但一直没见过本人。

滕锁荣有些紧张：“你刚才怎么不说你是苏岩呢？”

苏岩假装实在：“你也没问我呀！”

道上不少人说苏岩心狠手辣，收拾人可以让人在精神上崩溃，在肉体上残废。流氓歹徒都怕落到苏岩的手里，可滕锁荣和宋建今天竟然撞到了苏岩的枪口下。

宋建从兜里掏出了军刺，滕锁荣犹豫了一下，也掏出了军刺。

苏岩说：“啥意思？”

宋建说：“你敢保证你的枪还能打响吗？苏哥，你让我们走吧！”

苏岩这才原形毕露，他凶恶地骂道：“你俩想啥呢！”

宋建拿着军刺向苏岩扑来。他这是没办法。抢夺枪支、暴力袭警、故意杀人，被抓回去也得玩完。现在，他要赌一下，万一苏岩的枪打不响呢！

子弹迎着视死如归的宋建，穿过了他的心脏。一枪，宋建就倒下了。

苏岩指着滕锁荣：“来！该你了。”

滕锁荣开始浑身哆嗦了，他拿着军刺悲伤地看着苏岩。

苏岩说：“你看你这个逼样，赶紧把军刺扔了吧！你别再把自己扎着。”

滕锁荣被苏岩说得不知所措，他拿着军刺放也不是冲也不是。

苏岩马上温柔起来，开始做滕锁荣的思想工作：“别看你差点杀了我，但你放心，我不会报复你的！现在吧，你得放聪明点儿。”

苏岩指了指躺在地上的宋建：“反正他也死了。这么的，我给你个活路，你把你们俩干的事儿都说成是他干的，怎么样？”

滕锁荣望着苏岩没吱声。

苏岩说：“老弟，我没别的意思，我就是想多破几个案子。你我无仇无恨，我没必要往死了整你！只要你老老实实交代你们干过的事儿，我肯定照顾你！”

滕锁荣想了想，最终扔下了军刺。人和人是有区别的。宋建敢迎着枪口勇往直前，滕锁荣是得过且过。就算苏岩不做他的思想工作，他也没胆量拿军刺和苏岩比画。

苏岩死里逃生之后，向局长陈凯鸣汇报时，没提张工没修好他的枪。他只是说发现了自己枪这个毛病之后，没来得及去修就出了这个事儿。

陈凯鸣感慨万分，他抚摸着苏岩那支破手枪，凝视了半天，最后说：“到哪儿去讲理呢！你说你要是傻呵呵把枪修好了，现在我还看不见你了！”他望着苏岩，嘱咐道：“今后啊，你一定要小心哪！”

陈凯鸣在刑警队全体大会上表扬了苏岩。因为这次的事情，苏岩破案数又排在全队第一名。陈凯鸣挖苦其他刑警：“都是一样的人，为什么你们和苏岩差距那么大！我不要求你们都像苏岩那么能破案，苏岩破十个，你们破五个行不行？”每次陈凯鸣当众表扬自己的时候，苏岩都很难堪。因为他破案的数量并不总是第一，只是他破的案都影响很大，以至于他破案少的时候，领导也认为他破案多，甚至不是他破的案子，领导还说是苏岩起了关键作用。

陈凯鸣表扬完苏岩，让他讲讲破案的体会和经验。苏岩像模像样地说自己白天晚上把这个案子放在心里，下班回家了，人不在工作岗位上，但心扑在案子上，只要不破案，他就不睡觉不吃饭。他说滕锁荣这个案子他已经六天六夜没有合眼了。苏岩在会上讲，刑警们就在心里骂。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搞案子的。刑警队没白没黑地工作是家常便饭，可苏岩这么说就好像队里光他努力工作似的。大家心里都明白，搞案子才不是靠辛苦呢。没线索再辛苦也没用。苏岩破案多只是总能找到线索而已。可苏岩在表达的时候，很少提这些。他总是一口咬定自己能破案是由于自己勤奋。他说：“我是个笨拙的人，没办法，我只能以勤补拙！”

苏岩这么说也是没办法。陈凯鸣愿意听这种话。过去记者采访苏岩，问他破案的秘诀。苏岩信口说道：“我破案是凭借运气，也就是说，我的点儿好！”陈凯鸣把苏岩骂得狗血喷头：“放屁！什么叫点儿好！你打麻将呢！你这么说，群众该以为我们干工作是凭运气呢。你今后不准说点儿好！”苏岩当时还委屈地说：“我确实是点儿好。”陈凯鸣说：“那是因为你把工作

干到了点子上！”

这句话让苏岩幡然醒悟。他知道了在正经场合一定得说正经话，哪怕自己本来不正经，只要正经地说，也就正经了。

苏岩学会这个方法，有点被逼无奈，感觉变成了两面人。他对领导、对同事要一本正经，可对待犯罪分子，就没这么多正经了。

罪犯大都不正经。要是和他们正经，工作上甭想取得进步。苏岩对待罪犯历来采取因地制宜、因人而治的灵活战术。像对滕锁荣这类憨厚的罪犯，他就采用以情动人！

苏岩曾经答应要照顾滕锁荣，真是没少照顾。滕锁荣想吃什么，苏岩给他买什么。他说想喝酒，苏岩用矿泉水瓶子给他整酒。滕锁荣最后没什么想要的，他和苏岩说：“我想吃几个饺子！”

苏岩说：“中午你不是才吃完吗？”

滕锁荣说：“我想吃我妈包的饺子！”

苏岩说：“没问题。”

滕锁荣的眼泪出来了，他说：“苏哥，我妈前年就死了。”

苏岩说：“我让我妈给你包点儿吧！”

苏岩的父母住在郊区。苏岩开车往返用了大半天时间，把一个饭盒带到滕锁荣的面前。苏岩拿出饺子要用开水烫一烫，他说：“饺子凉了，我给你热一热。”滕锁荣说：“不用不用。”他直接用手狼吞虎咽地把一饭盒的饺子全吃了。

苏岩说：“喝点水。你别再撑死！”

滕锁荣的眼眶里全是泪水。

苏岩说：“你哭个毛啊！”

滕锁荣说：“我没哭。我这是撑的。”

滕锁荣前前后后交代了和宋建干的所有案子，其中重特大有 17 起，三起还是省里挂牌督办的。

苏岩乐坏了。现在能让他高兴的事儿没多少了。但只要是破案，无论是大案小案苏岩全都高高兴兴，这有点像赌徒似的，只要能赢，无论多少就是愉快。

苏岩对滕锁荣在生活上照顾，但在审讯上就一点都不客气了。他说：“你交代了这么多，我看你也得死罪了！”

滕锁荣说：“你不是说我死不了嘛！”

苏岩说：“我是希望你不死，可法律无情啊！你不能怪我！”

滕锁荣说：“我没怪你！”

苏岩说：“左右你也是死罪了，别再有什么保留了。想想，你还干过什么？”

滕锁荣说：“我全都交代了。”

苏岩说：“大的你是交代了，小的你也得交代呀！”

滕锁荣绞尽脑汁地想啊想！干的坏事多了，有些事儿想不起来正常。苏岩不着急，耐心地等着滕锁荣一点一点地回忆。

大案子没了，小案子也没了。自己的事儿实在没什么可交代的了。苏岩又开始让滕锁荣再想想其他人，看看别人都干过什么坏事。

滕锁荣说：“别人干完坏事还能告诉我吗？”

苏岩说：“坏事你不用说，你和我说说点线索就行。”

滕锁荣不想说，苏岩软硬兼施，又是喊又是骂，完了还回家让他妈给滕锁荣包饺子。滕锁荣让苏岩整崩溃了。他说：“苏哥，赶紧让法院判我吧！再晚两天，我非得精神病不可。”

苏岩说：“你真得精神病了，还捡便宜了呢！法院都不会判你死罪了。”

滕锁荣说：“那我就朝着精神病努力吧！”

在苏岩强大的政治思想感召下，滕锁荣不停地回忆，把他认识的同学、朋友以及同学的同学、朋友的朋友，凡是他认为可能干过坏事的人统统讲了出来。

这就是线索！

苏岩没黑没白地调查取证蹲坑守候传唤抓人，好一阵忙乎，又没少破案。

所有的线索差不多都查完了，只有一个线索苏岩查得十分别扭。

滕锁荣说：“盛斌这小子也应该有事儿。”

盛斌苏岩认识，他不是很出名，苏岩只是知道他可能吸毒。

苏岩说：“怎么才能找到盛斌？”

滕锁荣说：“盛斌和郝飞是同学，要不你去问问郝飞吧！”

- 3 -

郝飞是花都夜总会的老板。这之前，苏岩没和郝飞打过交道。

找郝飞的时候，苏岩没当回事儿。他知道郝飞与牛东新关系不错，他以为郝飞会巴不得地帮自己。没想到郝飞态度十分冷淡。

苏岩说：“盛斌是你的同学吧？”

郝飞说：“是不是我同学你管得着吗？”

苏岩说：“我没想管你，我就是问问你。”

郝飞说：“我没义务告诉你。”

苏岩说：“你挺牛逼啊！”

郝飞说：“我哪有你警察牛逼呀！”

苏岩说：“你啥意思？”

郝飞说：“我没意思。”

苏岩说：“好好好！你没意思就好！”

夜总会之类都归治安科管。苏岩一般不去找麻烦。但即使刑警队直接管不着，开夜总会开歌厅的，也没人和刑警装。尤其是苏岩这个小白脸，大家都知道他翻脸不认人，说宁可得罪鬼也不得罪他。可没想到，郝飞却不鸟苏岩。这让苏岩产生了很多想法。

这到底为啥呀，仅仅是为了和他装一装？社会上有那么一部分人喜欢和警察装，以此抬高自己。郝飞不应该呀，他是做买卖的有钱人呀！像牛东新那样的绝对不会和自己装的。郝飞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

- 4 -

马良向牛东新表示，自己除了老婆没碰过别的女人。牛东新惋惜地说：“你这么正经有必要嘛！”马良说：“我和你们做买卖的不能比啊！我是政府的干部，你们有大老婆，还可以找小老婆，除了司机还有秘书。我就不行了。”牛东新说：“多大个事儿呀！我帮你找一个！”马良苦笑道：“那你嫂子不得把我劈了。”牛东新说：“偷着找呗，她也不知道！”马良说：“开始都不知道，最后不都是闹得满城风雨啊！老弟啊，我知道你是想让我快乐快乐，但我实话告诉你，我这方面差劲儿！我血压高，得天天吃降压药。这个药吧不仅降血压，还降性欲。我和我老婆这种事儿都很少干。”马良的妻子吴静，牛东新认识。就吴静那样了，不吃降压药，马良的血压也不会高的。

马良给牛东新办了一件事儿。按规矩，这得给马良表示10万块钱。牛东新想，给马良钱不如给马良找个女人划算。马良真要是没碰过别的女人，一定会觉得很遗憾的。如果让他实现了这个愿望，马良会很感动的，感动了就不用给他钱了。

牛东新找到了郝飞，让他给马良安排一个女人。

郝飞说：“没问题。我这儿有的就是女人。”

牛东新说：“得一定要和马良上床。”

郝飞说：“这我可不敢给你打包票。你知道，我这儿的小姐只坐台不出台。”

牛东新说：“你让她出她敢不出吗？”

郝飞说：“是我要求她们不准出台的！”

牛东新不信：“小姐不出台，怎么挣钱啊？”

郝飞说：“你不知道，小姐出台一旦让公安局弄去，挣的那几个钱都不够交罚款的。”

牛东新不高兴了：“你看你，求你办这么点事儿，还这么费劲儿？罚款的钱，我给你拿行了吧！”

牛东新把5000块钱拍在了桌子上。

郝飞说：“怎么还急眼了！”

牛东新说：“我没急眼，我是着急。这个马良吧，你不知道，别人都说他不近女色，我不相信，我和别人已经打赌了。我要是输了，多没面子。”

郝飞把钱收起来，笑着问牛东新：“你打赌多少钱？”

牛东新说：“不赢钱，是赢面子！”

郝飞说：“得了吧！快告诉我。要不然，你这事儿我就不管了。”

牛东新只好小声地说：“是一万。”

郝飞不高兴了：“牛老板，人家说现在你已经身家上亿了。没想到，在我这儿，连 5000 块钱你还想赚！真是越有越抠啊！”

牛东新说：“我有个屁呀！你听谁说的，还他妈的上亿了，我快要饭了你不知道啊。”

郝飞说：“没用的别说了。我要是帮你赢了，你得再给我 2500。”

牛东新指着郝飞：“我算是遇到葛朗台了。”

郝飞不明白：“葛朗台是谁？”

牛东新说：“是我爹！”

- 5 -

郝飞让小姐们都打扮成学生模样，她们穿着海蓝色的校服和白色袜子。开始为了更像学生，小姐们不穿高跟鞋，都穿旅游鞋。可穿旅游鞋不性感，尤其个头矮的小姐穿着软绵绵的旅游鞋有点不伦不类。经过广泛征求意见，郝飞决定让小姐们上身穿着海蓝色的校服，脚上仍旧穿着各式各样的高跟鞋。也就是说，她们上面穿得像个学生，可下面还是那么回事。

唐玉穿着校服还挺像。她坐在郝飞面前的桌子上，长腿沿着桌边垂下来。

郝飞坐在椅子上，摸着她的腿，声情并茂地说着：“我这个朋友上学时穷啊，连学费都交不起。他的女朋友可够意思了。她偷着去夜总会当小姐，挣来的钱不仅供他念书，还给他买名牌衣服名牌鞋。我这个朋友是个书呆子，起初以为女朋友去夜总会只是陪人喝酒，后来知道还陪人上床之后，就不高兴了。他把她给他买的鞋、衣服都撇到了她的身上。女朋友问

他，你这啥意思？他说，这些破衣服破鞋我不要。女朋友可伤心可伤心了，从那之后，就离开他了。”

唐玉的眼睛湿润了。郝飞拍了拍她的脸蛋：“当我这个朋友知道女朋友这么干全都是为了他之后，哭了好几天……这些年，他一直在找她，他要当面给她跪下求得她的原谅！”唐玉问：“找到了吗？”郝飞凄凉地说：“上哪儿去找啊！”

这个故事唐玉是第一次听，但郝飞已经不知讲多少遍了。小姐们多数都能被感动得流下眼泪。郝飞见差不多了，拿出500块钱，放在了桌子上，对唐玉说：“他挺保守的，你用点方法，好好陪陪他！”

唐玉用纸巾擦了擦眼角的泪水：“好几年都没哭了。郝哥，放心吧！”她把钱塞回了郝飞的包里。郝飞假惺惺地说：“你拿着。”唐玉从桌子上下来，搂了一下郝飞：“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好的朋友！我保证陪好他。”

晚上，牛东新请马良吃饭，让唐玉跟着。马良调侃牛东新：“又换秘书了。”牛东新说：“这不是我的秘书。这是你的崇拜者。”马良笑了。唐玉没笑，她挨着马良坐下，妩媚地看着马良。她穿着外企白领们那种职业女装，像个正经女人。唐玉说：“马哥，我听过你的报告。”马良问：“你在哪儿听的？”唐玉说：“在文化宫礼堂呀！”马良说：“你记错了。”唐玉说：“我没记错，马哥。”马良一本正经地说：“你别叫我哥，我的年龄当你的叔叔都够了。”

唐玉不知道该怎么往下接了，两个人一时没话。牛东新着急了，但又不好说什么。席间，唐玉出去上卫生间。牛东新问马良：“这个女孩怎么样？”马良说：“当然不错呀！”牛东新说：“今晚，让她陪陪你吧。”马良说：“别开玩笑。”牛东新说：“我没开玩笑。你到底干不干？”马良说：“完事儿之后，赖上我怎么办？我……毕竟是政府干部。”牛东新笑了：“不会赖上你的。放心吧，思想工作我都事先替你做好了。”马良没有出声。牛东新知